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說郛卷四十二

元 陶宗儀 撰

創業起居注卷上 温大雅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巳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

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寛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至雁門為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觧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宫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外裔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為勍敵者也今上甚憚邉塞遠適江濵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

在蜂起以此擊敵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懐恵在兹一舉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搆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

功令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絶援若不决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詰理聽帝所為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耀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鋭者為别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似其所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

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决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乗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師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歴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虎字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爲

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刧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軍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賊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鬬力而取容未能

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
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
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畫以輜重繼後
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
右隊為小陣軍中莫識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
居前旌旗從賊衆遥看謂為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
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
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

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馬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授遂為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寇縱為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當見幾而作雄斷英謩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
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
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
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
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
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歳在丁亥正月丙
子夜晉陽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
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

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絶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為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為郡守以厭之二月巳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

聞而歎曰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豈于生于塞上一朝欻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為沛公驅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既其進入汾源宫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聚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徵為之備宜示寛閒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上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

給三者當今厥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討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為辭孰能辦此帝知衆情歸已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禀節度未有閫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宫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

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為俾其
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
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
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
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懽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
郡丞為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
給軍户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
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

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邉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閲間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覇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

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很不知慚屈是時帝甚得太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眤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多言我為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

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分部伏于晉陽宫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静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

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於抄刼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墮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巳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名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懽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

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孫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搆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山殆天心為孫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為孫遣來還應為孫令去彼若不去當為諸軍遣之無為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軍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將士遥見

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
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
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来馬邑
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来
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
我我以唐公為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
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
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為諸官召而

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来豈非天所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

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為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裔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裔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賊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恡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

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為人我所悉知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决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覔大勲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賀帝開書歎息久

之曰非有天命此虜寧肯如此但孤為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絶好蕃人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吾語即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懍然莫敢咨諌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

公裴寂劉文静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吕得盡誠于桀紂即不為湯武之臣寂等叚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己丣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懽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

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
華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鈴事機相迫不得不
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既同孫何能易
所恨元首叢脞股肱隋哉欷歔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
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
兹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
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
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

惟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旛皆仿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謡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所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

園裏桒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謌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馬二旬之間得衆數萬裴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肄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守近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

二立相期欲孤為霍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
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
職裴寂等又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
春秋所許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
簡統帥妙選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為義士昔周
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況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
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間行往江都
奏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勑東都

西京嚴為備禦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為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齎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為大郎二郎馬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為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

能爾我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曾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為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為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傾慮前人有限遂為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

見而慼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旣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返已丑以兵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即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見鸞佞惑隋主以為祥瑞趙高指鹿為馬何相似哉義兵今奬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

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而喜曰以此用
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為
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逮馬二郎為燉
煌公為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逮馬世子乃為太
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静為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
山劉正會温大雅唐儉權弘壽盧階思德平武士彠等
為掾屬記室叅佐等官以鷹揚王長階姜寳誼楊毛京
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等分為左右統軍副統軍自

外文武職員隨才銓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来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馬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既而欲散變為五色皆若龍虎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詣賀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賈昂見而謂同郡温彦将曰突厥来詣唐公(闕)

創業起居注卷中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為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馬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貺其貞滿惟神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能無悔悋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

藩屏親戚戮力同奬推心翼戴顛或可扶紕合而奔官守
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並其人也率爾踵武
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著精云謝炎運將
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
尊周親入相豹變陜左龍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
神鉦遏響勦王謙於巴蜀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
推經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内造我區夏不更朞月
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巳庶績

為心親覽萬幾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於
烹鮮齊六合為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
於江湖摽醜相屠降封章于沙漠其弔民也如彼其和戎
也若兹散馬牛於山林鑄劒戟為農器求瘼恤隱訟
息刑清輕傜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衍于里閭職貢委
輸于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哉加以愛民
治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蔕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
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遐邇叶和内外禔福凱澤

洋溢休祥紹至一世之氓咸頼仁壽二紀之治可謂隆平
揚搉往初歴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
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器之長立不才之
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已也獨智自賢安
忍忌刻拓狂悖為混沌苟鴆毒為恣睢飾非好佞拒
諫信讒敵怨忠良仇讐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
不恒親離衆叛御河導洛肆舳艫而達江馳道縁邊徑
長城而傍海離宫别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

山而陻谷畢結瑤而搆瓊遼水屢征殲丁壯於億兆伊
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鏖於飛走蠶食窮於水
陸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為盜賊
荆棘旅于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孫
竹而冦潢池鋤耰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羌
白狄剽東道而肆威黄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
莽僵尸若麻敵國滿畫鷁之舟夷越繞和鑾之轂四海
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衆口

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為七國某以庸愚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居戚里家稱公室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廢昏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咸雒集寧寓縣放後主於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天于圜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欷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究時難曉達權謀家怨國

恥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為貳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誓辭檄諭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恕實行之不為欺紿自然反經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為次第汎加宣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今特為此官示宣行惠和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征無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營皆據高險老弱樵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

飛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世子及燉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廵行營幕次比器仗精粗坐卧飲食糧禀升斗馬驢饑飽逮乎僕隷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即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屬典司顧謂二兒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藏虞登帝位櫛風沐雨旦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衆啓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長于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為晏樂從容懽娱事極饑寒賤役見而未

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無所尤庶愚者悅我寬容智者慚而改過世子及燉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决英謩四方輻輳麾下驅馳兒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聞恐疲神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中外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摧鋒蹈刃斬將搴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談笑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

急於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賢自當内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從我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吾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爾懐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閒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悦遠近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旨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止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勲告寃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

者如堵帝處斷若流常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心皆歎神明謂為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煢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章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為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

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為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儁以資除授各有差管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為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

去乙丑張綸等下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為亂兵所害崇即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謀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為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虎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

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為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閫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當勍敵無識之徒因相謟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為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閒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濘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為等閒遣羸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

霽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来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末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為帝破之可為吾立祠廟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即遥見兵来帝曰行

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為之計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孫顔左右笑以為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已已縈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欵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桑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

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為謀主密以百姓饑弊說讓為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為魏公號翟華騮龍廐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為讓所刼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衡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

雖為讓所推恐其圖已恭儉自勵布衣疏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賔客故河汴間絶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其衆密以煬帝不来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為已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録大略云欲帝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

兵守成皋之阸更覔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奬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豊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羣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吉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耰鋤棘矜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

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為高足成非賤素飡當世僶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役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相幾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来中土兵臨鄠郿將觀周鼎

營屯敖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啓齒今辱來旨莫
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
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
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
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
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
懷脫知動靜遲數始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

鋒鏑縱横深慎埀堂勉兹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静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乗虚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賛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幾而發無有不為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譎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彼者也

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馬邑夫所慮伏聽教旨帝
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
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内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
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
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
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
必有變生營之内外皆為勍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
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

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玆一决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决矣三占從二何藉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已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曰此神之語信

而有微封内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馬庚辰命諸軍曝行裝整鎧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趍霍邑七十餘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啟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名聲今来居此必當大蒙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為誠節彼無

識觧不知遠大為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觧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為也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為十數隊廵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

老生在城上遥見後軍欲来真謂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鬬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偽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為畏已果引兵更前去城里許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呼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

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有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然謂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

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崐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内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没有餘恨静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勲者並依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勲司疑請教曰義兵取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勲績所司致疑覽其所請可為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辯貴賤庸勲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論功

將何以勸黥而為王亦何妨也賞宜從重吾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勲者並從本色勲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内老生文武長幼見而勞之曰老生之外孫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孫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即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為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即授五品散官放還内外咸恱咸思報効仍命龔宋老生以本官

之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
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来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
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効力教曰義旗撥亂
庶品来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
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觧巾負兹羈紲
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
人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曰不恡爵賞漢氏以興比
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

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歸於此鴈門解圍之効東都援臺之勲在難即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關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鑑誰敢効尤然亦使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内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為討捕大使時舊停營所故逗而宿

馬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葢樓闕之形須臾有暴風吹来向營而臨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将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逺巳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巳至於龍門縣劉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

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懐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内道俗等叙舊極懽丙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刧掠非常富實濼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已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

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既為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為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勳

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孫今紀合復逢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郃陽華立效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禄

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来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為西道主人華大悦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莘公鄭元璹送焉帝見元璹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来足驗人情不為之用然

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冝為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閼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鄉其絶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虎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

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那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内所為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

旋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屈突宿衛舊人
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勝入
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
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文武
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十數萬今欲入關請兼置公
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兵臨蒲坂諸君欲以舜職
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為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
置於是復領太尉丙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

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欵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耳今既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

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驃爭求立效糜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驅以死自効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竇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諸縣等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鄠縣

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刼郡縣之間衆將四五千盩厔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衞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等以

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盡去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宫帝聞而歎曰吾既平戎於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方知召奭不悅周旦非徒言耳隂衛雖小負我之深已已帝之蒲津觀河東城庚午南過永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瀵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瀵水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船苦於水淺沙積相次船行不進憂怖不知所為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然覺水暴長數

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以為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灤渭并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廪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来急於此耳此既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於巳久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為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翊郡過舊宅饗告五廟

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隨便各給田宅景皇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濼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乙亥燉煌公至盩厔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果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為虞矣乃命隴西

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教廸上郡雕陰以北咸遣使歸款丙子大軍西引歷下邽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並罷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墻亟成壯麗良家子女充牣其間怨曠感于幽明靡費極于民産替否迭進將何紏遏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

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莽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卿等以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絶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啓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

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纒𮪍
矢及黄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将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
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来爭形
勝請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決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
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
上帝慮其輕脱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統兵往為之
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
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㝢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

甲午闗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鋭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
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
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
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
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
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為也此機不小請
速部分帝曰弘㢡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異内外共知
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

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修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近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繞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干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代王先在東宮乃

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滻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其墳壠而湾其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為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叫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洑陰世師骨儀崔毘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于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愎焉餘無所問京邑士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促擇吉日告高廟定尊位衮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歷數在唐謳歌

在路被于遐邇起兵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即自王項羽後至悔無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為社稷社稷有主孫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孫今尊奉世嫡何復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法駕迎代王即位於大興殿是時年十餘歲矣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二年為義寧元年復天下勿出

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日仍遥尊後主為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創業起居注卷下

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為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萬幾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歎曰王家失庶遂使狐同老狼乃奉

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為之己卯以隴西公為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為秦國公四郎元吉為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為鎮北府總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為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

外為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璡為户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静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不虧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静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悦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

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寂為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為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為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為蜀國公自餘將佐啟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馬其日令曰李密趦趄鞏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誡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興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

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澮水之北仍以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尚書竇璡爲掾殷開山爲右元帥府司馬長史又拜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詣軍勞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大守羅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

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没焉建徳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粲衆有數萬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華陽公鄭元璹為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閒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啓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

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
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
歷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為相國加九錫賜殊物
加殊禮焉冊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
諸軍事録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
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弘萬有憑其載育是以天
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
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廻三靈之掩耀百

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册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絶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絶維有大造於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千

里晨炊募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王之
功也歷山飛稱兵交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
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戎狄貪婪屬犯
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驅追奔
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逆亂外
交邊裔内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洮戮凶渠罪
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三輔倒懸黄巾示宮
闕之名赤眉為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

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推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羈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隣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畿京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

同四凶之肩禍王大誓師旅興言慼慨蕩清上國拯厥贅旒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墊爍員光於上黎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豎草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銜策覲其攜二親離衆叛我盡収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為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也薛舉崇奸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夏西土游魂

泰山肆毒赫斯受律咸俘醜類歧隴齊築京觀汧渭為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奥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蠻陬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劒閣無隘此又王之功也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為寇場連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海體兹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

得一總萬幾之務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
難者也是以濟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
激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髙
於垂象朕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
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褒光錫桓文是膺大啓南陽以
表東海況乃道冠伊稷功髙晉鄭酬勲蔑爾朕甚懼焉
今晉授相國以河内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髙陽平
原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兹黒土苴以白

茅爰定爾邦用建家社昔周召分陜咸為保傅毛畢諸侯入作卿士内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紱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禮絶羣后任總所司朝班彞數宜以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所假黄鉞内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䟽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

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馬以王風雅所被穠戎咸格陰
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
翼宣皇道義聲遐暢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
户以居以王登賢命秩褒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
是用錫王納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
宄蕩清華夏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
日志厲秋霜刑厝有期寛而不濫是用錫王鈇鉞各一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禋祀恭

嚴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唐國宜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祗奉大禮用膺多福踵舜之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為至公不私已於尊位故賓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肖力取而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

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庶先被推崇脅括英宗盜加夷戮專權任巳逼令讓位雖欲巳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慼巳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

關時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為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為相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龕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宫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

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甚哀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為人下喪居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許公之子為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以李密斷成皐據洛口乃圖北取黎

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効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馬李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究道渡河絶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化及無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之而狗衆煬帝

蕭皇后亦沒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
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
宮人等多齎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
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不
存惟求潜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
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哀號永
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
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

九合于一匡决百勝于千里紀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
朕躬緊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歷數斯
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
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
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
凶幸值惟新之恩顧充三恪雪恥慙於皇祖守禋祀爲
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

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

懐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

是表奏皆不得以聞章奏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

之漸以啓論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

並不肯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

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

更王春蘭秋菊無絶終古玉疏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

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

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者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

代興膺斯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歷名合天淵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闕而朓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圖識唐唐李樹之驍歌固以備在人謡無德而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

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録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幾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回慮憂世外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為匹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脣饗稷禹播穀之都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風聲符命

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僂僂之情允副億兆顒顒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以表意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天尊而為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為唐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

等有地帝笑曰裴公何相逼之深當為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謡詩讖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

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戌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為君好思量何為號禹湯桃源花簇簇 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讖遍於天下今覩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為靈効持此欲作

常藩將何以免須上為七廟下安萬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裴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羣公面諛退為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為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設壇于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

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来樹之司牧睠

命所屬謂之大寳歴數不在周時一作或偷安故舜禹至

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無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

功成一致後之刱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禄降祉曰

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舊地居戚里門號

公宫丕緒建基足為榮矣但有隋屬厭大業爽德饑饉

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里聽所不忍言

某守晉陽馳心魏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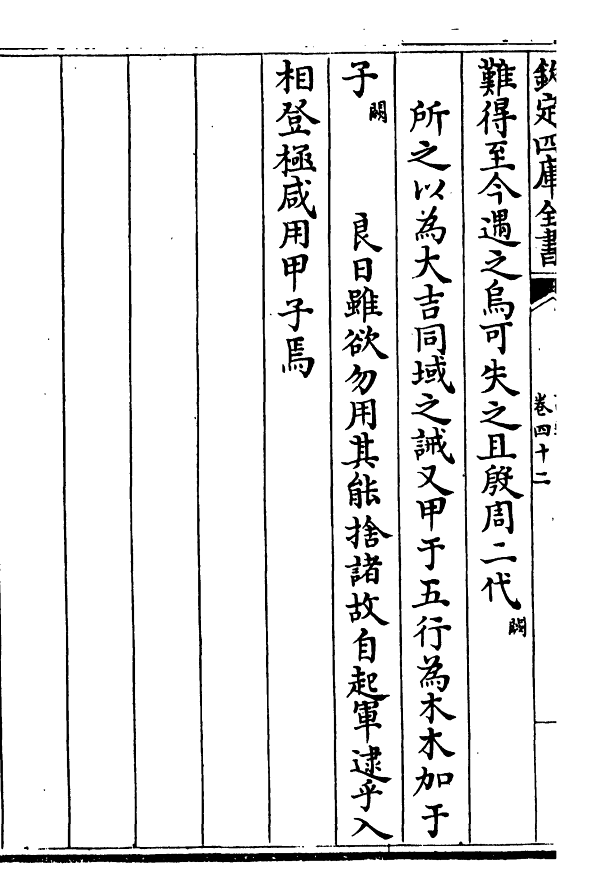
式寧區宇懲邉荒之辮髪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
玆生命拍除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
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艱
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峨嵋拱手而平闗隴
西戎即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賛孰能玆速尊立世嫡翼
奉宗祏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値鼎祚云革天禄將移謳
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
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

讓德不嗣羣情逼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恵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慚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著璧秬鬯清酌薌合薌萁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闕

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闕

踐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闕

始以為



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周二代闕
所之以為大吉同域之誡又甲于五行為木木加于
子闕
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諸故自起軍逮乎入
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乾淳起居注 周密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内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内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

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内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朶玩具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内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内侍抛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欄門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曽覿作詞遂賦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

飛揚輕盈體態狂為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閣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鬬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曽覩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虚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堂聽摘

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瓔華綠華並能琴阮下棊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緑領道氅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一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内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遂奏知太上命修内司日下於北内後苑建造冷泉堂疊巧石為飛來峰開展大池

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曰聚遠並是今上御名恭書又御製堂記太上賦詩今上恭和刻石堂上是歲翰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瑶臺第一重又曰飛来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覔蓬瀛皆紀實也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五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

百道用緑油匣二百箇上貼簽云臣某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閤長到宫移入殿上并鋪放進香排日皇太子皇太子妃并大内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車駕率皇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並詣宫上壽車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宫提舉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云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併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小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

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

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吴郡王等官前

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

次小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至期

車駕並赴德壽殿排當自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

三盞太上遣内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并卸上蓋衣宫

裏回奏上感聖恩并免皇后頭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

訖太上泛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内

互賜承應人日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外謝恩又入幄次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教坊太使申正徳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宴清華宫看蠟松宫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并銜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却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蠟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坐太上皇索翡翠鸚鵡杯官裏

與皇后親捧杯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可
以屑金就以為賜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有七八分醉
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
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聖旨
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
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并免到宮行禮
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
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子太子妃

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上至太上内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内十二日婉容到宫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值雨免下堦起居大内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宫進香閤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并珠子十䝨並於後殿鋪放十六日本殿提舉率本宫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宫進香并本宫人吏

後苑官屬作院使臣等並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到至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太子妃第三班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百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辯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兒上盖皇后三叙頭冠並賜簪花至五盞並免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

上衣閣子庫取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各滿十

廷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副又移

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更後還内

十月二十二日太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宫太

上升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酒次

至太后殿行禮詳並見第一卷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又

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家換素

帽兒太后賜官家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并教坊都

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
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爹年紀早早還
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拜皇后換
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升郡夫
人就賜誥謝恩并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
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一千兩克絲作金龍裝花軟
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已下各賜金樣盞疋段并
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後宣逍遥子入便

門升輦還内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進泛索訖至石橋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着花不可不少留一觀上謝曰恭領聖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見史浩命内侍宣召既至起居訖賜坐并召居廣鄭藻初筵教坊奏樂呈伎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羮賀四酪面

三臘猪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與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史起謝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且用盤架品味百餘種酒行無算又宣索黃玉紫心葵花大盞太上親自宣勸史捧觴為兩宮壽時君臣皆已霑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云少酌上聞之曰滿酌不妨當為老先生一醉太上極喜賜史少保玉帶一條冰片腦子一金合紫泥羅二十疋御書四軸史相謝恩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宫恭請太上太后幸聚景園次日皇后先到宫起居入幕次换頭面候車駕至供泛索訖從太上太后至聚景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入幄次小歇上邀兩殿至瑶津少坐進泛索太上太后並乘步輦官裏乘馬徧遊園中再至瑶津西軒入御筵至第三盞都管使臣劉景長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吴興柘舞各賜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酒滿玉船船中人物多能舉動如活太

上喜動顔色散兩宮内官酒食并承應人日子錢遂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上張碧油絹幕又别翦好色樣一千朶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瓈天晴一作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間沉香卓兒一隻安頓白玉碾花商尊約髙二尺徑二尺三寸獨揷照殿紅十五枝進酒三杯應隨駕官人内官並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一枝翠葉牡丹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是日知閣張掄進壺中天慢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

高張雲幙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嬈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如春濃酒五行臺榭樓閣　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賜金杯盤法錦等物此詞或謂是康伯可所賦張掄以為已作又進酒兩盞至清輝少歇至翠光登御舟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龜魚放生并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

賣魚羹人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駕到此太上
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銀錢一百文絹
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時從駕官丞相趙雄樞密使
王淮參政錢良臣並在顯應觀西齋堂侍班各賜酒食
翠花扇子至申時御舟梢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時太
上已醉官裏親扶上船並乘轎兒還內都人盡出觀瞻
賛嘆聖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值雨未時奏請宿齋北

内送天花蘑菇蜜蒸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
十四日早車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終日不止午
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話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有
十六日詣宫飲福以陰雨泥濘勞頓可免到宫行禮天氣
陰寒請官家善進御膳頻添御服聖旨遣閤長回奏上
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時依舊詣宫行禮若值雨不
登門時續當奏聞至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
不乘輅止用逍遥輦詣文徳殿致齋一應儀仗排立

並行放免從駕官並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内來
日為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更不過宫行飲福禮
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出去看也大禮
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散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
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
執不肯放散至黄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内侍李思恭
宣諭大禮使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内以天晴仍
舊乘輅候登樓肆赦訖詣宫行飲福禮禮畢略至絳華

堂進泛索知閤張掄進臨江仙詞云閶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闕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闕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閑散作闕欲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内遣御藥并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劚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歷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皇帝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内引見大金人使太上不

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人使訖行到宮

淳熙八年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即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詳見第一卷拜進呈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管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家進黄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櫂木堂香閣内說話宣押棊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棊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日就南内排當初二日進早

膳訖遣太子到宫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内官家親至殿門拱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閒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此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官家甚喜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

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琚等進喜雪水龍吟詞云紫皇高宴蕭臺雙成戲擘瓊包碎何人為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細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

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兒酒等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上輦還宫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宫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内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逺堂堂東有萬歳橋長六

丈餘並用吴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欄檻瑩徹可

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盖造極爲雅潔大

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

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芙蓉岡一帶

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

如在霄漢既入座樂少止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

霓裳中序上自起執玉杯奉兩殿酒并以壘金嵌寶注

梡杯柈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曾覿恭上壺中天慢一

首云素飈颭碧看天衢穏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别玉手瑶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閲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絶肯信羣仙髙宴處移下水晶宫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月間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寳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内是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宫恭請兩殿往浙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檐兜及内人車馬並出候潮門有命修内司於浙江亭兩旁抓縛席屋五十間至是並用綵纈幕𢄙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並免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閲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劒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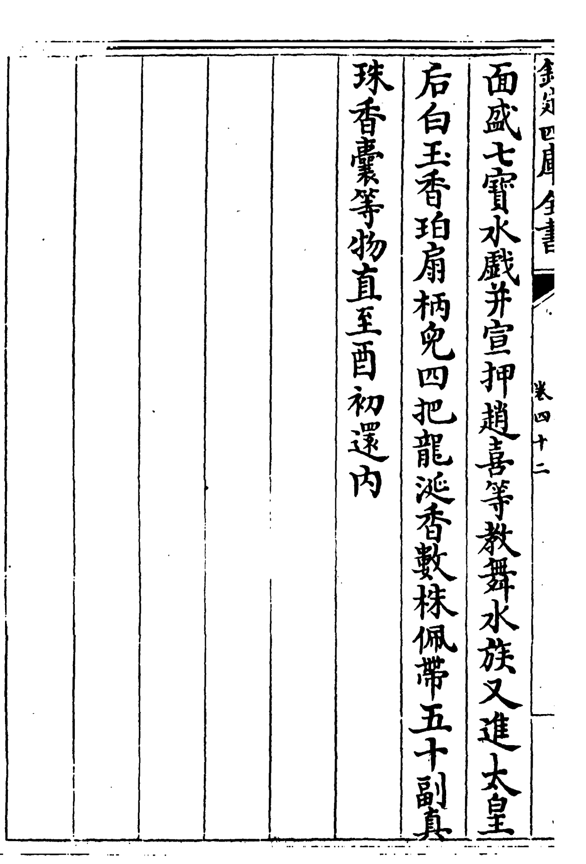
烟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隻奉聖旨自管軍已下並行支犒一次自龍山已下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人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等各呈技藝並有支賜太上喜見顏色曰錢塘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錢塘江潮亦天下所無有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令各賦酹江月一曲至

晚進呈太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云玉虹遥掛望青山隱隱一眉如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料此景天下應無羨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絶好是吳兒飛綵幟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静海門飛上明月兩宫並有宣賜至月上還内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宫太上命提舉傳旨

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内殿起居太上令小内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荅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凉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

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閒說宣和間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碁及令內侍投壷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杯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盤一



面盛七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
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株佩帶五十副真
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内

御塞行程

趙彥衛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塞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洺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 柏鄉縣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

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六十里至燕京水平館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里至七箇嶺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至潤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

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巳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里至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兎兒堝八十里至梁虞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三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樂郊館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鋪懐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孛堇鋪同風館三十六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歸館四十

里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州来德館五十里至山寺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十里至詳州常年館六十里至濵州混同館六十里至高平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孛堇寨同館七十里至烏龍館三十里至北寨孫御寨今之使北者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長安圖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吕大臨檢定其法以隋

都成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門縱十二街横十四街

當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皇城之南横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横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朱雀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萬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三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五百五

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縱五街横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大極宮城廣四里縱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城之西有大安宮唐大明宮城在苑内廣二千一百四十八步縱四百九十五步東北

各一門南五門西二門禁苑廣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百四面各一門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灑爲三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內有六高岡橫列如乾之六爻初

隋建都以九二置宫室九三處百司九五不欲令民居乃
置玄都觀興善寺此後漢隋唐宫禁城邑之制而西京
記云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西市居其中两坊之
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外其餘各五十五坊當以
六典注為正又六典注土閣之西延英李庚賦東則延
英耽耽當以庚賦為正又西京記大興城南直子午谷
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鼈谷又唐志
大明宫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八十步今實計縱一千

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此舊說之誤也
唐高宗始營大明宫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各
為二外郭東北隅永福二坊築八廡先天以後為十六
王内宅又高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宫附外郭為複道自
大明宫經過通化門蹬道潛通以達此宫謂之夾城又
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宫外郭東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
地高不便隅在郭外為芙蓉園引黄渠水注之號曲江
明皇増築興慶宫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殿

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為蓬萊山武宗又修未央宮為通光亭宣宗修憲宗遺迹於夾城中開便門自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敎化以北四坊各為二此遷改之異也大底唐多仍隋舊故吕公受其制度之家而傷唐人冒襲史氏沒其實遂刻而為圖故誌之

熙豐日歴　王明清

紹興庚申金國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為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又敗盟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常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熙豐日歴殘帙數葉無復倫叙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録於編亦有已見裕陵日録中者併存之云

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

使吕大防奏伏見本州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間衆所共惜臣未敢别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書館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俟勅旨奉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来赴闕依舊供職

中書省劄子已降勅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淩虚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聖旨

額宜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
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壽等收掌
均州奏為本州編管前漣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逐次與
凡練劫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後收養在
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
尤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樂營將申舉已送
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

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即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聞勑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顔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顔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又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

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以后稷神勾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太庭迎氣之日又為從祀異代之人得為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從祀孟子亦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未久配享誠為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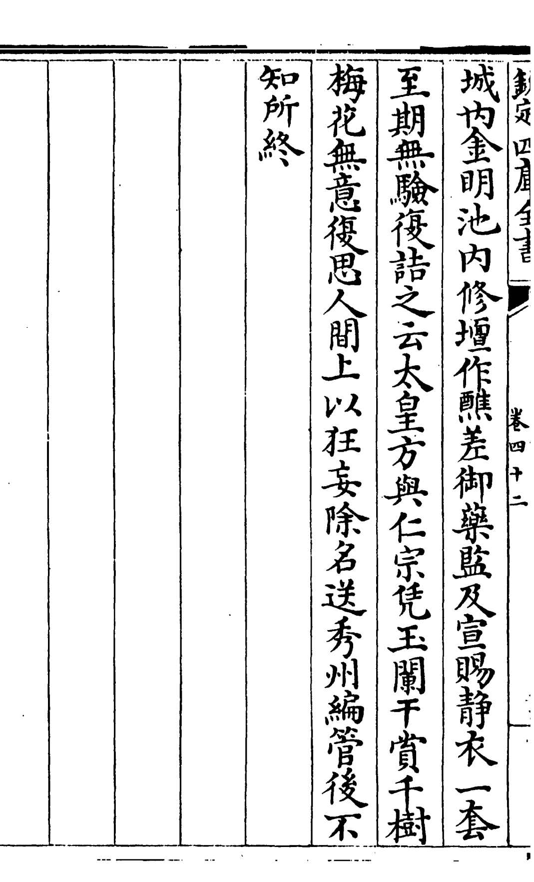
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
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
條祀典之意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丘明至范
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揚雄韓愈
並加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
公像其冠服同兖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
況在左丘明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議
勅下江東轉運使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府

陳繹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已并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已白鷴等并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廨宇内地基及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勘時逐次虛妄對罪并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稲田務陳彦輔從使廣州軍人織造木棉生活等罪并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勾宅庫買賣物虧價陳繹合追見

在太中大夫舊職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内犯盜贓一疋仍令准勅例追毀出身以来誥勅文字除名勒停杖陳彦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放鄜應之該勅奉勅並依斷内陳繹特見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陳彦輔特衝替

王安石劄子奏幸遇聖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

徽願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永遠
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遇一時仰
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
為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為王
荆公之高弟而所坐乃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謫籍一時
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
兩府南廳醫詢本人稱限六十日内當如其所陳於京師



城内金明池内修壇作醮差御藥監及宣賜静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皇方與仁宗凭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唐年補録

馬摠

孔威

咸通末有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録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有百姓胡舉有青龍鬬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蠶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有擊觸聲血如灑雨洒蠶箔上血不汙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遶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

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鬛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魚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舟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叚載之赴官

王忠政

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雨隷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

櫃之内纎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而一隊於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雨皆在前風車為殿

說郛卷四十二